

WALL STREET CALLS FOR HELP

THE GILLETTE MAN

LEHMAN
1850 • 2008

BEAR STEARNS
1923 • 2008

WAMU
1889 • 2008

MERRILL
1914 • 2008



Prevention, Not a Cure

Ferdinando Frega

WALL STREET 求救——GILLETTE 人

GILLETTE FROM WALL STREET · 17

预防，而非治疗

想想看，这一切开始时不过是个游戏——在WhatsApp上写消息。

随手抛出去的消息。没有过滤。不装模作样。

后来，有人说服我相信，这些消息可以变成一本书。

接着他们怂恿我把梦做得更大：出一大摞书，发大财。

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Amazon。

我管它叫“傻瓜的梦想之家”。

因为里面人人都在做梦。懂得游戏规则的人却寥寥无几。

然后，毫无征兆地，来了一种我从未料到的认可。

不是来自出版商。而是来自体系本身。

我的文字有足够的分量、足够的意义，登上了网络，进入WALL STREET，排在第一位。

排在那些历史人物之上。

在那里，算的是几十亿，名字都刻在大理石上。

我突然明白，上学时我的意大利语只得了4分（满分10分），那不是一纸判决。那是一种祝福。

要是我考了3分，那他妈的会发生什么？又一场革命。

当然，他们会管它叫进化。只为让大家保持冷静。

我一向用不同的方式工作：我追随想法。想法产生思考。思考变成事实。

具体的事实。被占领的领地。留下的印记。

为此批评我的人不少。他们说，我这套认知架构产生的，恰恰是谁都意想不到的东西。它制造混乱。让人分心。

而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类别把我放进去，对那些以给一切贴标签为业的人来说，我就成了无法管理的人。

死神来收我的时候，情况也差不多。六次。

死神六次降临，把我上下打量一番，决定让我原地待着。

担心我会在半路上改变规则。还有结局。

担心我会重新安排命运本身——让连魔鬼都纳闷，他该怎么管我。

那番对话我从没听到过，但我确信，有人被这样吩咐过：

“拜托。让Nando Frega待在原地。先让他身边的人发疯。总有一天我们会安排他调过来。到那时他会想要点什么，我们收买他的机会就更大。”

于是，我给Warren大叔写信。我向他提出一个报价。我向他要1美元。

但在一切之前，我先提醒他：我是一个Gillette人的儿子，父亲为公司奉献了40年。而我自己也干了18年。

我不是路人。我来自内部。

知道他对付强盗和驿站马车很有经验，我附上了文件，说明我在做什么、怎么做，以及取得了什么结果。

不说空话。只拿证据。

信寄到了他的Berkshire。从没收到过回执，但这几乎无关紧要。

不到十分钟，网络就把那份PDF放进了搜索他名字的结果里。直接送到了他手上。

网络不需要邮差。

过了些时候，我给Pichai写信，他是Google母公司的CEO。

我向他提出同样的1美元报价，但让他知道，他只排第四。

我还灵机一动，附上了我写给Warren大叔的信。好让他明白，已经有人在排队了。

几天后，我发现这两个人彼此认识。他们的渊源我还不知道。我会查出来的。

2026年6月1日，Berkshire正式敲定对Google母公司100亿美元的投资。Warren大叔为此祝福：这个主意本来就是他的。网络就是未来。

未来是语义的。

两人还通了电话。想必谈到了我：

“这个向我们每人要一美元的卡拉布里亚人，我们拿他怎么办？”

Warren大叔说什么也别做，让它冷一冷。可与此同时，他读了我的信。然后又读了一遍。

他看到了写出来的东西。也看到了没写出来的东西。

没写出来的部分最让他担心。因为没写出来的，正是已经在被占领的领地。

多年来，他一直向Wall Street布道：要给公司应得的市值。不要只把它们变成被挖空的矿山，而要建设它们的语义资产。

唯一能长存的资产。其他一切都会崩塌。意义留了下来。

但他还明白了另一件事：语义资本的风险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有键盘、有书桌、有故事的人。没有人能幸免。任何人。

哪怕是一个拿着手机的卡拉布里亚人。

他看清了：最暴露在风险中的公司是P&G，而那个卡拉布里亚人，正是已经在网络上占领其语义领地的演员兼作者之一。因为P&G靠意义活着，而不仅仅靠产品。

他的朋友Moeller，那位赢得了股东信任的P&G CEO，在公司干了38年之后交出了最高职位。如今换了一位新CEO，一位更年轻、出生于印度的高管，和他交谈总感觉隔着距离。

一场划时代的变化。曾经有倾听的地方，如今是一道空白。一份尚未在股东心中扎根的信任。

这些天，他给投资者的老建议又在网上流传起来，我把它读作一个警告：通过Vanguard基金买入。

它是S&P 500的参照，同时也是P&G的股东，持股接近10%。一旦股价暴跌，Vanguard必须吸收损失，却不能卖出。

一个披着建议外衣的警告，但它其实是一次保护性的操作。

没有它，危险将是一场比Giannini时代的旧金山更惨的金融崩盘。

因为语义信任一旦崩塌，一切都会随之崩塌。

但他这样做，也是在认可那些像我一样致力于语义资本的人的工作。

还有，为了让我们彼此明白：这可不像在Toyota上班。

在Toyota，你优化链条。

在这里，你重写它。

Ferdinando
Reggio Calabria, 2026年10月13日